

寒初榮橘柚，夏首薦枇杷



▲白玉枇杷。

「乳鴨池塘水淺深，熟梅天氣半陰晴。

東園載酒西園醉，摘盡枇杷一樹金。」

在初夏這不冷不熱宜人的天氣裏，小鴨在池塘中或淺或深的水裏嬉戲，梅子已經成熟了。邀約一些朋友，把東園西園遊賞個遍，心情必是無比舒暢，還不盡情豪飲？定已有人醉倒。園子裏的枇杷果實纍纍，像金子一樣垂掛在樹上，正好摘下來作酒後的甜品。如此生活風格，文人墨客在江南寫出這些賞心悅目的文字料是不難。

於我這個北方長大的人，童年時提到枇杷就只能想到枇杷膏，是黑乎乎的黏稠液體。一直不明白為何要把糖漿做的這麼甜，作為藥物雖不難喝但似乎對緩解咳嗽也沒有任何效果。直到移居江南，才激活了新鮮枇杷專屬的味覺，後悔沒有早點認識它。

枇杷於秋日養蕾，冬天開花，春季結果，夏初成熟，「承四時之雨露」，清代園藝學家陳淏在古籍《花

鏡》中稱枇杷是「果中獨備四時之氣者」，如此看來「果中之皇」又多一席位。榴槤和龍眼是我心中的另外兩位。

普通的枇杷已是香甜可入了，更不要說蘇州東山的白玉枇杷。像光滑的乒乓球，也像透光的草雞蛋，「薄皮大餡」，晶瑩剔透的果肉厚實多汁，軟綿到可以吮吸，除了新疆的老漢瓜，就很少有水果是可以用入口即化來形容口感了。純甜四溢也是白玉枇杷能在枇杷界稱王的資本。

去東山的枇杷林大快朵頤後，不忘立刻給北方郵寄幾箱，因為美食不分享，美味都會少一半。當遠在新疆的親朋收到這箱「寶物」並傳回「好甜啊」的信息時，雖然運費不菲，但心裏也是美滋滋的。



樂活 潘少

逢周一見報

狄更斯與魯迅

最近在看一本叫做《見信如晤：私密信件博物館》的書，收錄了超過一百封名人私密信件。當我看到第九封《我感到驚駭不已》時，我被深深震撼了。這是一封寫於一八四九年十一月十三日的信，由查爾斯·狄更斯，也就是在十一年之前已經寫出《苦海孤雛》（Oliver Twist，《霧都孤兒》），當時正在寫作《大衛·科波菲爾》的那位狄更斯，寫給《泰晤士報》。

信件不長，大意是狄更斯寫信當天，在倫敦有一對殺人的夫妻被公開執行了絞刑，而有超過三萬人見證了這一過程。狄更斯在信中寫道：「你能從今早刑場的圍觀者身上看到邪惡與輕浮……有人吵架，有人罵暈，有人吹口哨，有人說着殘酷的笑話，當場昏倒的女人衣衫不整地被警察拖出人群時，會引起不懷好意的興奮騷動，為這場全民娛樂助興。日上三竿，太陽高照，將成千上萬張仰起的面孔鍍上金色，一張張臉或無情歡笑、或面

無表情，都可惡到難以言表。」

無獨有偶，七八十年之後，在地球的另外一邊，魯迅也在自己的不同作品中描述了這個被狄更斯稱為「全民娛樂」的可怕場面：「一陣腳步響，一眨眼，已經擁過了一大簇人。那三三兩兩的人，也忽然合作一堆，潮一般向前進；將到了丁字街口，便突然立住，簇成一個半圓。」「老栓也向那邊看，卻見一堆人的後背，頸項都伸得很長，彷彿好多鴨，被無形的手捏住了的，向上提着。」魯迅憤怒又無奈：「我看見那些閒看槍斃犯人的人們，他們何嘗不酒醉似的喝采，——嗚呼，無法可想！」

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，有些東西在變化，有些東西則從未更改。



大川集 利 貞

逢周一、三見報

理論與政策

二〇一九年獲得諾貝爾獎的印度裔經濟學家、MIT教授 Abhijit Banerjee 以致力於解決全球貧困知名。他小時上課不是睡覺就是開小差，對學習不感興趣。因為他父母是經濟學教授，老師認為他是因為水準超過同齡人覺得課程無聊，於是讓他跳級。但在高年級課堂上他仍舊成績很差。可見，人常先入為主，根據成見而不是證據得出結論。因此，他主張在實驗、調查基礎上，根據實際情況而不是理論、模型制定政策。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認為政府過多干涉導致貧困，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認為這是資本主義制度的過錯。他則反問：你怎麼知道？他認為經濟學家應該向醫生學習，通過臨床實驗驗證療法。

他曾與非政府組織合作，在印度北部貧困區做實驗。那裏的小學只有一位老師，他們花錢給部分學校配備了第二位老師，以為能提高教學品質。結果在獲得額外師資的學校學生成績並無變化。他們在孟買貧民窟又做了個實驗：將某些班級的學生減少一半，但成績依舊沒受影響。這些實例都挑戰了現有理論。他分析，印度教育偏重「滿堂灌」，實驗涉及的學校面向貧民，家長缺乏資源，老師教學方法僵化，僅能教會小部分跟得上學生，小小「教改」根本無濟於事。

因地制宜聽來有理，落實不易，因為偏見根深蒂固。窮人都是因為思想落伍才不打疫苗嗎？其實是他們的生活中挑戰太多，無法再承擔新任務。採用微小的物質刺激，如發雞蛋就能鼓勵他們去打疫苗。同理，小微貸款能幫助窮人開始新生。總之，與其宣傳大而無當的理論，不如腳踏實地，從身邊小事做起。



墟里 葉歌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幾年前擔任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課程主任，負責逾百藝術、音樂、設計等課程。其中一位教授書法的前輩，年過九旬，但每次必準時到達課堂，風雨不改。慕名探班，呢稱樂翁的齊樂教授鶴髮童顏、精神矍鑠，手持硃砂毛筆，圈點批文，精要講解，也作示範（見附圖）。圍繞着老師的，是一眾弟子，個別跟隨老師習字超過十年，上課前預先為老師磨墨，也泡好茶，每人把每周習作排在桌上，靜候老師圈點。

此情此景，歷歷在目。樂翁上月辭世，享壽一百歲。上周四追思會上，長女王維芬提到



父親一生最敬重的人有三位：王羲之、孫中山、鄧小平。「八十年代鄧總理一次南下廣東，父親有幸與他見面。」

筆者與樂翁認識時日雖短，但

藉年齡優勢給對方畫未來可期的大餅。準確地說，阿雄是在深圳無房。他大學畢業分配到湖南某小城的發電廠，作為技術骨幹，早就從單位手中以極低廉的價格買了一套闊氣的大房子。有一段時間，我倆天天晚上下班後到市區找房、看房，阿雄好不容易選好了，卻在交易時被戶口問題絆住了。

深圳市政府當時有個規定：如果沒有深圳戶口，購房需要出具「人才證明」。我問阿雄，為啥不把戶口

核酸記趣

出了聲。網上流傳，外地有把做核酸誤稱核試驗的，更令人捧腹。

我們社區的核酸篩查方式是每十人一組，混管檢測。好幾次，我有幸擔任了「十夫長」，持管領隊。按網上的調侃，我的簡歷中可以添上一條：本人多次率領十人團隊，成功完成國家級重大醫學科研測試項目。檢測既是隨到隨測，隨機組合，擔任十夫長也任天選，機會人人平等。有一天，排到我時，正好滿了十人。而我的身後是個四五歲的



知見錄 胡一峰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生活需要儀式感

感。也許因看過不少專欄作者、生活文化博主與網絡KOL談「生活需要儀式感」的話題，讓我多留意了日常接觸的各種儀式。現實生活有數不盡的行為與儀式有關，牽涉人倫、文化、宗教等觀念；有條例規範的，如國家、團體和學校聚會前會先合唱，成員穿着制服；有約定俗成的，如大時大節各家庭要吃「做節飯」；也有出於個人的選擇的，例如剛過的「520」，不少人選擇當天向心儀對象表白，也會跟情人節一樣送



竹門日語 簡嘉明

逢周一、四見報

再見，劇場大佬

紹：「我係大佬明，唔係黑社會嘅大佬，可能因為我嘅呢行好耐，所以人哋都叫我大佬明……」他是謙虛了。因為任何舞台上的技術問題和困難，張向明都能有效解決，故此同業便尊稱他為大佬明。

事實上，當年香港劇壇仍未有學院式的訓練，其時的工作人員都是靠自己邊學邊做而踏上職業之路。大佬明在八十年代初便已成為中英劇團的全職後台人員，不論是劇場演出，抑或學校巡迴



文藝中年 輕 羽

逢周一、二、三見報

男娃。發管的「大白」正在猶豫是否把我和孩子順序交換，那孩子卻已一臉自信地伸出了小胖手。「大白」把試管交到他手中時，一旁輔助的「小藍」志願者鼓勵道：「你可要當好這個管長呦！」小娃娃神情嚴肅地重重點了一下頭。我想，他可能已不是第一次當「管長」了，不知他長大後，是否會記得兒時這段「任職經歷」。

為便於通知，社區幹部給每個樓建了一個微信群。於是，以前在電梯裏冷若冰霜的鄰居認熟了臉，對上了號，關係似乎拉近不少。測核酸，人與人需保持一米間隔。某天帶女兒測完核酸，她很有感觸地說：做核酸時，不論誰和誰，差距都是一米。我點頭：核酸裏頭有哲學。

花給另一半。有些人喜歡不依慣例，我行我素，也越來越多人推崇極簡生活，高呼儀式浪費資源。繁文縟節與鋪張揮霍當然不值鼓勵，但省略儀式也會少了許多對生活的期待、要求和趣味，人與人之間的相處也會因而變得冷淡疏離。

從前中國家庭吃飯前都要待所有成員坐下，再由晚輩有禮地向長輩一輪稱謂招呼後才可起筷，雖屬儀式，卻代表了對人倫、親情與禮儀的重視。時下一切從簡，家庭聚會長幼平等融洽無疑是好，但若連相處的基本儀式也廢止，用餐變成沒半聲招呼，喜歡坐下就吃，又邊吃邊看手機，飽餐後則各自離枱，那不但沒了儀式，就連實實的家庭溫暖也會漸漸消失。

表演，由他帶領的後台團隊都全心全意為演員和觀眾建立最佳觀演環境。除此之外，當年香港藝團到海外及內地演出並不常見，大佬明不論為中英劇團或其他劇團，都曾肩負不少外地巡迴表演幕後工作，令到各地觀眾能夠認識香港的藝術。

大佬明在《劇場道》節目提到，當年在劇場忙碌地進行技術綵排，準備迎接演出之際，接到醫院通知其患病母親彌留的消息，但他只能趕去醫院見母親最後一面，接着便趕回劇場繼續工作，就只為了劇場金句「The show must go on！」

上周五月十七日，張向明溘然辭世，香港劇壇痛失一位後台大佬，叫人惋惜。

向書法教育大師致敬

通過幾次活動和交談，深感前輩對教育和藝術的熱忱，周而復始。

樂翁一生致力於教育。戰後從羅富國師範學院畢業，一直在教育前線，從教育督學到官校校長。一九七九年退而不休，投身成人教育，在港大校外進修課程教授書法，也在澳門東亞大學兼任老師。二〇一九年港大專業進修學院授予名譽院士，在年度音樂會上，由筆者負責一個音樂環節，向樂翁致敬。

該環節約二十分鐘，從樂翁的眾多書法作品中精選若干幅，打在舞台大熒幕上，伴以現場傳統民樂小組合奏。由笛子專家楊偉傑博士

牽頭，請來二胡女神陳璧沁等組成五重奏，演出《歡樂歌》、《紫竹調》、《平湖秋月》、《鳥投林》、《連環扣》五首精品。效果極為理想，學院主席陳坤耀教授對年輕民樂家的精彩演出，極表讚賞。樂翁樂也融融，表示音樂與書法同步觀賞，最滿意不過了。

感謝樂翁一生奉獻，晚輩深深鞠躬致敬。



樂間集 周光藹

逢周一見報

落戶記

從湖南遷到深圳，他說辭職時先前的單位不肯放人，扣住了他的人事檔案，沒有辦理檔案遷出，戶口就動不了。阿雄央求公司出證明，人事部的辦事員哈哈大笑：「不是人才，怎麼能到深圳來？」阿雄拿着證明，趕緊把房子的事情辦好，沒多久就結婚生子，如今孩子都讀中學了。

說回那個象徵性的規定，實則體現了當時政府的某種風險預判：防止非剛需的炒房熱。事實上，後來深圳在出台引導「房子只住不炒」政策

方面，一直走在全國前列。阿雄告訴我，如今超過五十歲的人才落戶條件十分苛刻，幸好自己在五十歲的關口上從原單位調來了檔案。望着眼前這個相交十七年的兄長，說到落戶深圳開心得像個孩子，我為他高興。



負喧集 趙 陽

jackeyzhao2018@gmail.com

逢周一、三見報